



## 桑葚

□ 山东 程广海

一大早,我和母亲就去了自家在山中的一块空闲地,准备整理沟壑,把花生种上。在劳作间隙,先是有几只喜鹊从我们头顶飞过,落在了不远处的一片山林里,它们叽叽喳喳的鸣叫引来更多的小鸟,麻雀、小翠鸟、柳串儿等相继飞来,它们三五成群,相互追逐着,在姿态优美的飞翔中,在早晨明媚的阳光里,一双双灵巧有力的翅膀划出道道美丽的弧线,在山间的树林里上下翻飞,为这片寂静的田野和山林带来鲜活的生机。母亲抬头朝山上的树林里看着,说道:“是桑葚熟了,这些馋嘴的鸟儿一定是被桑葚的酸甜气息引来的。”

整理完沟壑,我和母亲跑到山中的树林,老远就看见几棵桑葚树上,有许多的鸟儿立在树枝上低头来回嚼着桑葚,我们的到来,鸟儿全然不顾,依然品尝着这初夏野果的美味。我把鸟儿轰走,跑到树下看一看,那碧绿的树叶下,在大部分青涩的桑葚中间,有一些开始熟透了,那些红的或暗紫色的果实,胖嘟嘟的挤在一起,真叫人喜爱。我摘下来几个一尝,那甜甜的味道有些粘稠,再仔细一品,还有些许的甜中带酸,这是我今年开春以来品尝到的第一口夏季的野味,它是那么的清新自然,如往年的一个约定,它静静地等在那里,让我在这初夏的季节,与桑树相遇,并领略桑葚之甜美。

桑葚熟了,这标志着在经历了春天的萌动、发芽、初花、盛花期后,夏季的鲁南将相继迎来灯笼果、五月麦杏、覆盆子、山莓等新鲜野果的粉墨登场,它们那颜色各异、口味奇特的诱人气息,将弥漫整个季节,这一季的果香,将会不断地在田野里飘逸着浓浓的韵味,展示着不尽相同的奇妙风景。

我们这里的桑葚树不高,大都在两三米左右的样子,而且不是那么的粗壮,一些树枝向四周散漫地延伸着,显得有些凌乱。因为桑葚树不像杨树、梧桐或柳树能成材后卖钱,几乎没有人家专门种植,所以,桑葚树大都是野生出来的,三三两两漫不经心地散落在山坡上的小树林中或沟渠边的荒地旁,任其花开花落,自生自灭。

从每年三月中下旬开始,一直到四月上旬,是桑葚树的开花期。暖暖的阳光和适宜的气候,为每一株在此时开花的树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,如果此时再有春雨的甘霖降落,那经过雨水沐浴的花朵,此时显得更加娇艳。

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,对乡间的花草树木、野生果实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,从父辈口中就知道那些山间坡地里的野花叫什么名字,哪些野果可以吃,哪些花草是可以用来治病的偏方。所以,那些野生果木从发芽、开花一直到结果,都不曾离开过我们的视线,期待着早一天品尝到它们的美味。

父亲每年总是要多摘一些桑葚,晒干后用它来泡酒。父亲用一口小瓷缸从酒坊打来十几斤酒后,把接近有两斤的干桑葚放进去,用塑料布把瓷缸口密封起来,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储存起来。过上一个月后,就可以启封喝了。经过桑葚与粮食酒长时间的发酵混合,酒的颜色完全变成了浓浓的红褐色,那醇厚的酒香味夹杂着甜甜的桑葚味道,是那么强烈。每到这时,父亲轻轻地抿上一口酒,高兴地点着头,他很满意自己的这种土法泡酒,从秋季开始,这以后的闲暇时光,有桑葚酒的相伴,应该是劳作了一年的老父亲最惬意的时光了。

家乡的荒山已经被人承包,统一种上了经济林作物,野生的桑树不见了踪影,那些碧绿的、红色的、暗紫色的桑葚,曾经给我们带来过许多欢乐的时光和美好的记忆,那些令人回味无穷的野桑葚,只能在旧时光里品味了。我怀念桑葚那带着乡土的味道,纯真、自然,更多的是山野的气息。

## 时间有痕

□ 合肥 凌泽泉

小区对面的绿色围挡里是个建筑工地,靠南面十来栋楼房已经封顶,靠北面的一大片地还未动工,上面长满了野蒿、茅草和杂树。一年前,十余台悬在半空的塔吊日夜摇摆着手臂,脚手架上塞满叮叮当当的声响,可就在去年“五一”,这些塔吊像是被抽去了筋骨似的,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。早已习惯了机器隆隆声的我,面对突至的宁静,诧异之余心头颇感失重。与守工地的老者攀谈,方知开发商资金链断裂,只得停工。

走进工地,但见楼房里铁门铁窗已经装好,未粉刷的墙体外面裸露着一根根显眼的钢筋头,空地上露天堆放着一堆钢筋,还有一座小山似的沙丘。守工地的老者领过三个月的看护费后,就再也未见到工地上的老板。抽身离开吧,又怕散放的建材被盗,安好的门窗被破坏。他想,老板迟早一天会回来的,欠的工钱定会补上。这样想着,他就留了下来。没了工钱,可日子还得往下过,于是,他就在工地北边的荒地上开垦出一大片地,种了青椒、瓠子、南瓜、青菜、菠菜、芫荽等,还栽上了大块的红薯。土地上的收成,他一人消费不了,便拿来摆在工地外面的路边出售,我喜欢买他亲手种的从不打农药的蔬菜。去年秋天,他将刚起回的几大筐红薯搬到路边,因孩子喜欢吃红薯,我一下子就买回了两筐,并将拍下视频传给远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。孩子高兴地说,留一点给我放假回来吃。我和孩子娘决意先吃一筐,另一筐留下。

一筐红薯被我们吃得快要见底了,一天,我突然发现一只红薯身上出现了一小块黑斑,我想,天越来越冷了,剩下的这筐如不贮藏好,可能会被冻坏的。记得小时乡下,寒冬来了,家家户户都要挖地窖,将红薯混上细土放到地窖里封存。可在城里,钢筋水泥房哪能挖地窖呢。上网一查,用报纸把红薯一个个裹起来,可防冻伤。这方法简单,赶紧取来报纸,我把留下的一筐红薯挨个裹紧,放到一只纸箱里。

天空飘起入冬后的第二场雪时,孩子

放寒假了,一进门就嚷着要吃烤红薯,孩子娘赶紧把纸箱拖出来,打开紧裹着的报纸,取出红薯一看,突然惊呆了,原本暗红色的红薯身上竟长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黑斑。细看去,一筐红薯全身周全的不超过三五只。面对一大筐长满了黑斑的红薯,孩子娘一脸的怅然,嘴里不住地唠叨,这筐红薯是啥时冻坏的呢?谁也说不清一筐红薯是啥时冻坏的,想那冻坏的时间也不可能锁定到某个时辰。寒冬里的日日夜夜、分分秒秒中,红薯的躯体经受不了严寒的刺激,便一点点发黑发软,一点点丧失香甜的成分。

跟守工地的老者聊起红薯冻烂之事,老者指着工地上的楼房说,你看那铁门铁窗因没及时涂上油漆都长满了黄锈,地上的那堆钢筋也已锈迹斑斑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原本小山似的黄沙,不知啥时也已成了一块平地。我问老者,那堆沙被人偷了吗?老者哈哈大笑,我从没看到过谁到这里来过,更别提有人偷了沙,不过我想起来了,倒是有个叫时间的家伙来过。

有个叫时间的家伙来过!老者无意中的一句玩笑话,让我幡然醒悟,是啊,从贮藏的红薯变黑变软,从土地封冻到万物复苏,从枝枯叶落到绿盖亭亭,从杏枝爆芽到花团锦簇,从禾苗拔节到稻浪翻滚,从桃之夭夭到腊梅吐蕊,从朝霞满天到晚霞衔山,从清脆晨钟到低沉暮鼓,从意气风发的青少年到温和持成的中年,从沉默负重的中年到华发满头的老年……回过头来猛一惊,确实有个叫时间的家伙真真切切地来过。

时间这家伙,来去悄无声息,虽不惊动人,但凡它路过的地方,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印痕。这家伙还狡猾得很,尤其喜欢捉弄人,欢乐的时候它偏脚步匆匆,痛苦的时候它却不想挪步,相聚时它却健步如飞,等待时它却悠闲漫步。当你虚度光阴时,它会帮你偷懒,当你发奋努力时,它却分秒必争。时间这家伙虽看不见摸不着,但到处都留有它来过的印痕。

## 站在童年的后园中

□ 蚌埠 徐玉向

后园有很多树,树丛间的活物自然也不少。不提荆条间的毛拉子,不提杨柳树上的知了,也不提桑树下草丛中的花大姐和蟋蟀,单是那玄衣玄甲会飞的老牯牛就让人神往。

老牯牛一身黑衣,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白斑,两条长长的触角八字型分开,两只眼睛往外鼓,口器前伸如牛的鼻子形状,单就整个面部而言活脱脱的一头小黑牛。这东西不仅力气大,飞得远,还能在树上打洞,祸害了不少的树。捉老牯牛通常在午后,一个人上树,一个人在树下接应。嘴上叼一枝柳条,爬上柳树翻看叶子,看见不动的直接用手捏着它的后脖,要是发现它有逃跑的迹象,直接一柳条抡过去,它必定翻身落地。被捉住的老牯牛六肢躁动,嘴下两只大牙一开一合,似在咬牙切齿一般。赶紧从它的脖子拴上线,系在柳条上,或捏着触须的根部玩弄一会,再装进罐头瓶里。同村有位小伙伴在捉老牯牛时,不小心被它抱住了手指,手上被啃掉一块皮肉,还流了不少的血。

鸟儿也经常光顾这里。伯父家园子里的树上,盘着一个硕大的老鸽窝。这里可以听到布谷鸟的叫声,至于喜鹊、麻雀、老

鸱、燕子等北方常见鸟类一点也不算稀奇。堂伯家养着一群鸽子,每天都会从后园上结队而过。每当鸟儿从后园上空飞过,我便仰着头,站在园子里一小会。鸟在我的顶上从不停留,娴静洁白的云朵却可以任我看个够。云常常扮成各种形状,一会是我收养的小白狗,一会是老姑家的羊,一会是舅舅家拉磨的驴子。

风如一个会耍把戏的小丑,它一来,云就羞涩地变换着模样,一会敞开如小山,一会又缩成一小团。云高兴了也会笑,它的嘴巴与性情一点也不般配,咧开时简直就是一个大窟窿。云要是想哭了,我就得赶紧往家跑了。云哭的时候最难看,黑黑的脸,豆大的雨滴不就是它伤心的泪水吗?

